

Try to justify Ah Q

Jia Baoxin¹

1.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0, P.R.China;

[Abstract] Through explaining the identity of Ah Q to describe the dilemma he faces and what he has done to break through it. Explaining the positive meaning of self-consolation for him, Describing the motivate of his revolution and know the reason he can't real revolute, With a couple of new ideas to try to justify Ah Q, restore the true image of him.

[Key words] dilemma, dignity, seed, self-judgment, discourse power

试为阿 Q 正名

贾宝新¹

1. 内蒙古大学, 呼和浩特, 中国

摘要: 试图通过对阿 Q 身份定位来阐释他难以突围的困境, 和他为突围所做出的尝试; 通过阿 Q 的自我安慰来挖掘精神胜利法的积极意义; 阐释阿 Q 革命动机和阿 Q 不能真革命的原因; 加之几点当下的新思考, 从而试图为阿 Q 正名, 还原一个小民真正的形象。

关键词: 困境尊严感种子自我为中心的评价体系话语权

1. 困境和突围的尝试

《阿 Q 正传》序里对阿 Q 姓氏作了阐释：“这姓是不甚可靠的，因此籍贯也就有些决不定。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人处，不能说是未庄人”，加之“优胜记略”里所述的“阿 Q 没有家，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职业”来看，阿 Q 是一个无职业、无固居、无姓氏的人，这三种因素表明了阿 Q 处于无依无靠、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封建社会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族庇护，很难在乡村体系中立足，更无力去反抗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村民共同体的排挤。对于赵太爷那种封建大势力阿 Q 是主动依附的，企图通过同门姓氏“沾亲”，获的在未庄地位的上升，从而获得尊严感。然而阿 Q 忽略了自我的经济实力和社會身份，这两种要素却又是封建体系里决定身份地位的关键要素。他等来了赵太爷的一个巴掌和那句“你怎么会姓赵，你怎么配姓赵”，这表明他企图依附封建势力获得精神上的归属失败了。

阿 Q 对于城乡里的人都是鄙视的。他进过几次城，便很自负，“然而他又很鄙薄城里人，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这是错的，可笑！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

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这也是错的，可笑！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1]。阿 Q 用以自我为中心建构的评价体系审视着两种文化，他身受着城乡两种文化的浸染（虽然更多的是后者），而又同时鄙视着两种文化，这势必也会造成阿 Q 在精神上没有归属感。阿 Q 和乡村人形成的双向鄙视使得他不能合众，不能融入到共同体里面去，阿 Q 便只能居住在村庄外围的土谷祠，再考虑到阿 Q 断然不属于城市，那么在空间位置上看，阿 Q 也是没有归属的。灵与肉的双重归属感丢失，是阿 Q 陷入窘境的关键因素。

正如“优胜纪略”里写的：“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

船，工作略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阿 Q 是难以长时间与人共处的，这无疑是因为他找寻不到归属感，这种情况造成了他工作不稳定，经济匮乏。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讲归属感的丢失间接的造成了阿 Q 经济匮乏。而赌钱输钱、赔钱则加重了这一困境。阿 Q 企图通过赌钱获的财富的积累（应当讲通过赌钱获的快乐成分是很少的），来实现自我地位在未庄的上升，从而间接获得尊严感。赌钱通常的结局是“阿 Q 钱便在这样的歌吟之下，渐渐输入别个汗流满面的人物的腰间。”偶尔运气好时会赢，但又落入“很白很亮的一堆钱！而且是他的一一现在不见了！”的境地。通过博弈的方式阿 Q 没有翻身，这就注定了阿 Q 的经济性质在短时间内的不可转变。由于阿 Q 常用以自我为中心建构的评价体系去评价世事，难免做出自认为合理别人却认为错误的事情，当两种价值观发生碰撞的时候，封建集团便会利用本身的势力给阿 Q 施压，迫使阿 Q 支付一定的赔偿，甚至就连作为小角色的集团拥护者——酒保也能获赔。在阿 Q 说自己姓赵被赵太爷扇耳光后谢了酒保二百文钱，向吴妈表达性诉求被赵府驱打后送地保四百文钱，对赵府的赔礼则是“红烛——要一斤重的——一对，香一封”。这种情形势必把阿 Q 推入一个不断典当直至无路可走的境地，而那时饮食在内的生理需求不能满足则成为一种必然。

总的来看，归属感的缺失和经济的匮乏共同形成了一个阿 Q 难以突围的困境，阿 Q 本能或非本能的对突围做出过尝试，但均失败了，这种尝试分为以下三方面：一是对于统治势力主动粘附；二是通过偷盗企图获得财富增长；三是通过革命趁机获得地位提升。在这种突围中，阿 Q 扮演了封建秩序的拥护者和破坏者双重角色，两种角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解决尊严感这一问题。所以

阿 Q 的种种尝试也可以理解为获得尊严感的尝试。首先，阿 Q 借助姓氏和赵太爷攀近，他的姓氏本是不可考的，选择“赵”姓无疑是因为赵太爷在未庄不可撼动的地位，企图通过血缘的相通来获得势力的荫庇，从而作为独立个体融入到共同体中去，从而获得社会地位上升，获得尊严感。阿 Q 无疑是失败了，他的经济实力和社会身份都不足以“沾亲”。其次，阿 Q 企图通过偷盗获得财富积累。阿 Q 在衣食成忧的时候，逃离了尊严感被践踏的未庄，进了城。而再次回来的时候打酒用现钱，装着迥如前日，腰间还挂着个大搭连，“沉甸甸的叫裤带坠成了很弯很弯的弧线”，众人这时便显出一种敬畏的形态来，而后来传出阿 Q 是给举人老爷帮忙，听得人便都“肃然了”。无疑，财富和新的身份给阿 Q 带了尊严。而对于阿 Q 而言，这只是获得了一小部分尊严感，更多的要从赵太爷那里得到，因为赵太爷对其尊严感践踏的最猛烈，而且他又是未庄有头有脸的人物，获得他的肯定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封建统治者的肯定。而赵太爷想购买阿 Q 的衣物，便主动抛出橄榄枝，在物质的引诱下，赵太爷放低身段主动托邹七嫂去寻阿 Q。这时阿 Q 手中衣物，也可以说是阿 Q 手中的财富，成为与封建统治集团谈话的筹码，而这种对话的实现并不意味着封建势力对其接纳，更多的表现出的是对其利用，在财富上的再次剥夺。当阿 Q 偷盗行径传开后，他在未庄人眼中的地位骤降，至“敬而远之”的地步。这表明在未庄人眼中，财富与身份是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并且两者缺一不可。阿 Q 偷盗未能根本改善他在未庄的地位，反而可能比以前更低了。总的来看，阿 Q 尝试走出窘境，但均失败了，失败的原因都有封建势力的打压。在现有稳定体系中，封建势力无疑会排斥异己来巩固自我地位。像阿 Q 这种社会地位居于未庄群众之下的人企图获得晋升也是难入上青天，更可

能的晋升机会存在于变荡之中，在变荡中抢占先机。这无疑是要通过革命来完成，阿 Q 对此也做出过尝试，在后文将叙述，然而，也失败了。

2. 精神胜利法

探讨精神胜利法不能脱离阿 Q 这个主体，对于阿 Q 而言精神胜利法是懦弱后的自我安慰，通过幻想自我胜利，填补内心缺失从而获得满足。精神胜利法是阿 Q 在与外界互动中获得的，产生的原因是“精神受伤”，这通常表现为与他人对抗失利。有对抗的存在，本身就说明阿 Q 本质上是有“反”与“抗”的种子的。“优胜纪略”里阿 Q 被众人激怒后说出“你还不配”这种反击话，“续优胜纪略”里阿 Q 与王胡交锋时，唾口唾沫说“这毛虫！”等等，阿 Q 面对着羞辱主动或被动的都予以了反击，这里面既有对共同体的反击，也有对独异个体的反击，这里面或多或少是可以看到阿 Q “反”与“抗”的种子的，然而这大都被阿 Q 懦弱本质遮盖了。阿 Q 但凡处于劣势，原本强硬的态度马上就会消失，转而示弱，然后逃离。而在逃离之后，阿 Q 便通过想象来颠倒胜败位置，甚至颠倒阶级次序，将自我放在胜利的一方和社会阶级较高位置，以此来实现“自我疗伤”这时，精神胜利法的第一个积极意义就体现出来了，那便是给予阿 Q 生的支撑，让阿 Q 看到生存的光芒，尽管是沉醉在自我幻想里来实现的。其次，颠倒阶级次序这种想法存在阿 Q 脑海，便具有了付诸实践的可能性。再次，阶级颠倒的幻想为阿 Q 保留了“反”与“抗”的种子，在这种情况下，“反”与“抗”的种子从存在到打压后的消失，再到再次存在，精神胜利法实现了种子的召回，并使其获的延续下去的可能。

应当认为，精神胜利法是阿 Q 对无力抵抗的现实妥协后采取的的必要措施，这充分体现现在精神胜利法失效的瞬间。第一次是阿 Q

赌钱赢钱，“优胜纪略”里写的那样：“他赢而又赢，铜钱变成角洋，角洋变成大洋，大洋又成了叠。”然而最后却落入了“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钱！而且是他的——现在不见了！”的结局，阿 Q 自然而然的采用精神胜利法弥补心里创伤，“说是算被儿子拿去了罢，总还是忽忽不乐，说自己是虫豸罢，也还是忽忽不乐；他这回才有些感到失败的苦痛了。”阿 Q 的自我疗伤后还会感到“忽忽不乐”，这就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是精神胜利法具有一定的治疗能力，并非万能，存在精神胜利法不能安慰自我内心的情况。其二是阿 Q 顶着内心压力对自我进行安慰，阿 Q 本身是能感受到苦痛的，只是用精神胜利法来减轻苦痛。第二次是与王胡打斗败下阵来，阿 Q 用精神胜利法之后，“无可适从的站着”，被王胡打败无疑给阿 Q 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在阿 Q 以自我为中心建构的评价体系里，王胡是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人，和小尼姑大约处于一个级别，然而却被王胡暴打，这种现实带来的强烈反差势必会使阿 Q 对自我认定的阶级次序产生怀疑，阿 Q 甚至怀疑是由于停考赵家减了风气而小觑了他，假如这个原因是真的，那么这种变动将直接撼动封建体系的根基，也将使阿 Q 的认知土壤发生不可估量的变化。面对这种变化，阿 Q 是无力用历史的社会认知去填补这种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阿 Q 便显得不知所措。这种情况似乎表明阿 Q 的精神胜利法是在封建社会体系稳定的态势下运行的，面对体系之外的历史新变则无能无力。第三次是阿 Q 示众将行刑时，意识到自我即将走向死亡，那一刻阿 Q 对于生的本能超过了自我控制的领域。游街时阿 Q 说出“过了二十年又是个……”的自我安慰多半像是无力逞强，起到的作用可能仅仅是那一刹那间心头涌出的英雄感觉，他随即感受到的是“灵魂”经受着被咬啮痛楚。^[2]“这刹那间，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在

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胸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阿 Q 的恐惧可以说是达到了极点，在恐惧的笼罩下，精神胜利法甚至已经连触发的余地都不存在了，生命的丢失也意味着失去继续幻想疗治内心的机会，阿 Q 已经没有妥协的余地了。从这一点来看，以往精神胜利法给予了阿 Q 生的支撑应是确信的。

从失效的瞬间里我们看到精神胜利法并非万能的，阿 Q 本身采取精神胜利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本身就没有其他路可走（关于为什么不能走革命道路后谈）。因为阿 Q 采用精神胜利法去剖析国民劣根性难免有失偏颇，因为这忽略了阿 Q 难以突围的窘境和无力抵抗的事实，忽略了小民主观能动性的范围。站在革命胜利后的高峰上将其贬的分文不值是不公平的，只有将阿 Q 真正放到农村视角下去平视才能看清真相。

3. 革命与阿 Q

革命对于阿 Q 来说无疑是其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节点，而阿 Q 把它当做一个获的尊严感的契机，企图站在历史的风口，在新的体系中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建立自己在未庄的尊严感。可以说，在“革命”这场运动中，阿 Q 的动机自始至终是未曾改变过的。阿 Q 原本是封建秩序的维护者，“他有一种不知从哪里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然而看到举人老爷有这样怕，阿 Q 便有些“神

往”了。“革命”使封建统治阶级感到畏惧，阿 Q 无疑认为自己参与“革命”中也会让封建者畏惧自己，那么自我的尊严感在封建势力代表面前就建立起来了，可以说阿 Q 对于尊严感的渴望挣脱了旧思维的束缚。阿 Q 在街上大嚷“造反了，造反了！”，行他人不敢行之事，从而获得他人的关注，引起他人的敬畏，这是符合阿 Q 本质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阿 Q 唱《小孤孀上坟》过赵府门口时，赵太爷用“老 Q”怯怯的称呼他，赵白眼用了“阿 Q 哥”来称呼，这种拉关系的称谓本身是寻常的，然而从未庄统治阶级嘴里，从践踏自我尊严感嘴里说出来便有了几分味道。这意味着统治阶级此刻是向阿 Q 低了头的，主动将身段降到与阿 Q 平齐甚至低于阿 Q。此时阿 Q 的尊严感得到空前的满足，这无疑会坚定阿 Q 从事“革命”的决心。

阿 Q 将“革命”付诸实践时首先想到的是尼姑庵，因为这无疑是风险承担最低的地方，甚至不存在风险。然而到了却发现假洋鬼子和秀才已经“革过命”了并带走了宣德炉。阿 Q 抱怨自己在言语和脑子上都投降了革命党却不带他革命，这暴露出阿 Q 连“革命”这个问题本身是什么都没弄清楚的。假洋鬼子和秀才在未庄占了革命先机，这意味着阿 Q 已经丧失了参与新体系内权利分配的权力，也意味着阿 Q 成为新体系内最高权力者的幻梦破灭了（参见土谷祠内幻想）。

而后来秀才花钱买到银桃子挂在脖子上，说这是柿油党的顶子，此时的赵太爷就不把阿 Q 放在眼里了，因为他自我感觉已经和革命党打通了关系，这是阿 Q 以前所建立的尊严感便再次消失了，这无疑又把阿 Q 推入一个新的窘境。阿 Q 面对这一困境尝试的突围办法依然是依附势力集团，这次他选择了假洋鬼子。赵太爷是断然不能选择了，因为他要继续在赵太爷面前维持尊严感。然而当阿 Q 鼓起勇气去找洋先生，“什

么？‘我……’‘出去！’‘我要投……’‘滚出去！’洋先生扬起哭丧棒来。赵白眼和闲人们便都吆喝道：‘先生叫你滚出去，你还不听么！’新兴势力集团对阿 Q 也是排挤的，假洋鬼子和赵秀才革命的保己获利的性质也决定了阿 Q 不能进入，一是因为阿 Q 本来就不属于原来利益团体(封建统治集团)，二是阿 Q 决不能参与利益分配，因为这涉及到了新兴集团的根本利益。阿 Q 通过革命获得社会地位上升从而建立尊严感的尝试失败了。

如果要谈阿 Q 是否存在真正的革命意识，应该说是很难讲清楚的，如果存在那也是很短暂的一瞬间，如果说不存在，那是因为阿 Q 很难建立起正确的革命意识。阿 Q 以自我为中心建构的评价体系，里面都是自我为是的论断，渗透着封建等级和封建文化的影子，而且阿 Q 经常用论断去卫护封建体系，这在前面已经提及了。这无疑是封建文化对其思想渗透的结果，这时候他是有意识的，但却是与革命相反的，所以说他的思想土壤很难会萌发出真正的革命种子，即使阿 Q 说出“革命也好罢，革这伙妈妈的命”这种言论，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是为了获得尊严感，并不是为了革命，这一点在前面也已经提及。

至于阿 Q 不能真正革命的原因我认为有三：一是阿 Q 本身受封建文化浸染，反抗意识的确存在，但是存在空间较小。阿 Q 的视野也只能局限在反抗赵太爷似的封建代表人物身上，不会上升到对抗封建体系这个高度。其次，假洋鬼子那种保己获利的革命和把总在利益关系下保护举人老爷利益的革命，本身就不是真正的革命。可以说阿 Q 接触到的都是假革命，他无法投身真正的革命。再次，未庄这种未启蒙状态下群众的思维模式也会对阿 Q 形成恶性包围。那种听闻阿 Q 死便觉得阿 Q 是坏人，在革命时麻木不仁、袖手旁观的思维。这种“被包围”情况下阿

Q 投身革命的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如果说阿 Q 作为独异个体，思想上不会受太多影响，那阿 Q 独立发动革命，获的响应的几率也应该为零，原因在于他是被排挤的独异个体。

阿 Q 思想落后性可能被放大到不真实的地步，批评者未考虑阿 Q 的革命环境和他的能动性范围，这对阿 Q 式的小民来讲是不公平的。

4. 当今对阿 Q 的几点新思考

我将阿 Q 形象本质定义为失去话语权的独异个体。他被体制各阶级的人排挤，成为共同体之外的游荡个体，这时的阿 Q 只剩下被共同体定义的权利，自我对外界的定义权依然存在，但却失去了效力，因为没有人去认可，它仅在阿 Q 自我为中心建构的评价体系中发挥作用。这在阿 Q 表达自己姓赵挨赵太爷扇耳光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失去话语权使得阿 Q 只剩下共同体视野里哗众取宠的悲哀，这是众人不能理解阿 Q 的地方，而且一味地认为这是阿 Q 可悲之处。

文本所刻画出的国民劣根性典型，多数人无疑认为是阿 Q，原因是阿 Q 采用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从而显得其“不争”，这是忽略阿 Q 难以突围的困境和主观能动性的范围的。对于国民劣根性典型我更倾向是无意中勾勒出来的假洋鬼子、秀才和未庄群众。假洋鬼子和秀才是在未庄真正付诸恶性的人，他代表了国民见风使舵、投机倒把的恶性，阿 Q 也有投机倒把的成分，但他是企图获得尊严感，和假洋鬼子、秀才保己获利的性质应该是有本质区别的。而未庄群众表现出的则是麻木不仁、不能独立思考的恶性，在革命时未庄群众没有丝毫行动，阿 Q 被杀后便认为阿 Q 是坏人的思考模式，这暴露出未庄群众的愚昧无知和麻木不仁。所以总的来看，被批评的更应像是假洋鬼子、秀才和未

庄群众，而不是无力的阿 Q。

即使阿 Q 真正投身革命，新兴的统治阶级是否会给予他一定的社会地位，答案是未必。从文本中看到封建势力与新兴的统治者存在一定的利益关系（举人老爷和把总），加之通过利益输送，封建统治阶级可以加入到新兴体系中来（秀才买银桃子），这两点可能暗示了阿 Q 无论如何也不会在新兴体系中拥有地位，因为他缺乏“财富”！他仍然会处于“新乡绅”统治范围之内，这样来讲阿 Q 的命运本质上是不会改变的，这一点现象十分值得注意。这或许更能理解为什么说“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阿 Q)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3]。纵观几千年历史来看，大的变动后也仅有唯一一次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我并不是鼓励阿 Q 不革命，而是讲阿 Q 承受了太多不应有的鞭挞。

5. 结束语

阿 Q 无疑是不幸的，无论灵与肉他都是没有归属感的。他遭受着来自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村民的排挤，重压里阿 Q 的精神胜利法给予了他一种生的支撑。在未庄阿 Q 尊严感被肆意践踏，建立自我的尊严感似乎变成了阿 Q 一生的任务，他在尊严感的丢失与重获中挣扎求生。阿 Q 式的小民的人生是艰难的，他种种的尝试并没有让其突围，反而付出生命的代价。真正的将阿 Q 置于农村视野中观察，才能还原阿 Q 本真形象，从而看出，阿 Q 承受了太多不公正的指责。

参考文献

1 鲁迅.呐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78—125

Lu Xun, Call To Arm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6: 78—125

2 汪晖.阿 Q 生命中的六个瞬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1—66

Wang Hui. Six Moments in the Life of Ah Q. Shanghai: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4: 61—66

3 鲁迅.阿 Q 正传.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48—54

Lu Xun.True Story of Ah Q. Beijing: China Workers Publishing House, 2016: 48—54